

K2045

C43a2

中华野史



总主编：车吉心

副总主编：王育济

本卷主编：罗炳良

泰山出版社

辽 志

[宋] 叶隆礼撰 王守正整理

《辽志》一卷，南宋叶隆礼撰。近人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考证此书为元中叶人所撰，借隆礼之名以行。本书为作者所撰《契丹国志》的节本，反映了契丹族的族姓、风俗、节日以及各种制度等方面的情况。本书有《古今说海》、《历代小史》、《古今逸史》本。这次整理以《古今逸史》本为底本。

本 末

契丹之始也，中国简册有所不载。远夷草昧，复无书可考，其年代不可得而详也。本其风物，地有二水：曰地也里没里，复名陶猥思没里者，是其一也，其源出自中京西马孟山，东北流，华言所谓土河是也；曰袅罗个没里，复名女古没里者，又其一也，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，直东流，华言所谓潢河是也。至木叶山，合流为一。古昔相传：有男子乘白马，浮土河而下，复有一妇人乘小车，驾灰色之牛，浮潢河而下，遇于木叶山，顾合流之水，与为夫妇，此其始祖也。是生八子，各居分地，号八部落：一曰祖皆利部，二曰乙室语部，三曰实活部，四曰纳尾部，五曰颠没部，六曰内会鸡部，七曰某解部，八曰奚嗚部。立遗像于木叶山，后人祭之必刑白马、杀灰牛，用其始来之物也。后有一主，号曰乃呵，此主特一髑髅，在穹庐中，覆之以毡，人不得见。国有大事，则杀白马、灰牛以祭，始变人形，出视事已，即入穹庐，复为髑髅。因国人窃视之，失其所在。复有一主，号曰喏呵，戴野猪头，披野猪皮，居穹庐中，有事则出，退复隐入穹庐如故。后因其妻窃其猪皮，遂失其夫，莫知所如。次复又一主画里昏呵，惟养羊二十口，日食十九，留其一焉。次日复有二十口如之。是三主者，皆有能治国之名，余无足称焉。异矣哉！毡中枯骨，化形治事；戴猪首、服猪皮，罔测所终。当其隐入穹庐之时，不知其孰为之主也，孰为之贰副也。荒唐怪诞，讹以传讹，遂为口实，其详亦不可得而诘也。自时厥后，牛马死损，词讼庞淹，复遭风雨雪霜之害，中遂衰微。八部大人后复稍整兵，三年一会，于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，立之为主，旧主退位，例以为常。至阿保机为众所立，后并七部而灭之，契丹始立。其国大原，兴自阿保机。至耶律德光而浸盛。

遭五季之衰，天未厌乱，石晋胎衅，产祸诸华，毒瘳四海，飞扬跋扈，薰莸共染，干戈之惨极矣。迨宋真宗屈己和戎，不复以一矢相加，含容覆护百有余年。圣、兴、道三主以来，天诱其衷，革心慕义，贪婪岁币，顾惜盟好，销锋寝柝，号称无事，南北皆不知兵，各保首领以没，兹非以德怀远之明效与？祖宗列圣之德可谓至哉！若辽之威服诸夷，奄有全燕，何其强也！天祚昏孱，女真启心，深入一呼，土崩瓦解，何其弱也！且兵者，不祥之器也，天道好还，盛极而微，理固然也。故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悲夫！今披旧闻，哀其本末，虽未能考其异而订其同，要之大略，其不相远。后之英主、忠臣，志欲溯今洵古，可以为鉴矣！

族姓原始

契丹都部族，本无姓氏，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，婚嫁不拘地里。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，始以王族号为横帐，仍以所居之地，名曰世里著姓。世里者，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。复赐后族姓曰萧氏。番法，王族惟与后族通婚，更不限以尊卑，其王族、后族二部落之家，若不奉北主之命，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。或诸部族私相婚嫁，不拘此限，故北番惟耶律、萧氏二姓也。

国土风俗

契丹国在库莫奚东。唐所谓黑水靺鞨者，今其地也。有七十二部落，不相统制，好为寇盗。父母死而悲哭者，以为不旺，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，经三年后，方取其骨而焚之。因酌酒而祝曰：“冬月时，面阳食；我若射猎时，使我多得豕鹿。”其无礼顽鄙，于诸夷最甚。其风俗与奚、靺鞨颇同。至阿保机，稍

并服诸小国，而多用汉人。汉人又教之以隶书半增损之，作文字数千，以代刻木之约。又制婚嫁，置官号，称皇帝。

部落

汉时为匈奴所破，保鲜卑山。魏青龙中，部酋为王雄所杀，众遂逃横水之南，黄龙之北。至元魏，自号曰契丹。在唐开元、天宝间，使朝献者无虑二十。故事，以范阳节度为押奚、契丹使。唐末，契丹始盛。

并今部落

初，契丹有八部，族之大者，曰大贺氏。后分为八部，部之长号“大人”，而常推一人为王，建旗鼓以统八部。每三年则以次相代，或其部有灾疾而畜养衰耗，则八部聚议，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。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，不敢争。及阿保机，乃曰：“中国之王，无代主者。”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国，不肯代。其立九年，诸部共责消之。阿保机不得已，传其旗鼓，而谓诸部曰：“吾立九年，所得汉人多矣。吾乃别自立一部，以为汉城。可乎？”诸部许之。汉城在炭山东滦河上，有盐铁之利，乃后魏滑盐县是也。其地可植五谷，阿保机率汉人耕种，为治城郭、邑屋、廛市，如幽州制，汉人安之，不复思归。阿保机知众可用，用其妻述律策，使人告诸部大人曰：“我有盐铁之利，诸部所食。然诸部知食盐之利，而不知其盐有主人，可乎？当来犒我。”诸部以为然，共以牛酒会盐池。阿保机伏兵其旁，俟其酒酣，伏兵发，尽杀诸部大人，复并为一国，东北诸夷皆畏服之。

兵马制度

晋末，契丹主部下兵，谓之“大帐”，有皮室兵约三万骑，人皆精甲兵也，为其爪牙。国母述律氏部下，谓之“属棚”，有众二万。是先，戎主阿保机牙将，半已老矣，每南来时，量分借五千骑。述律氏常留数百兵，为部落根本。其诸大首领太子伟王、永康、南北王、子赵（按：“子赵”乃是“于越”之讹）、麻答、五押等，大者千余骑，次者数百人，皆私甲也。别族则有奚霫，胜兵亦千余，人少马多。又有渤海酋，领大舍利高模汉兵，步骑万余人，并髡发左衽，窃为契丹之饰。复有近界靺鞨、于厥里、室韦、女真、党项，亦被胁属，每部不过千余骑。其三部落吐浑、沙陀、陌，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军、州部落兵，合三万余众，此是石晋割赂契丹之地。番汉诸族，其数可见矣。每契丹南侵，其众不啻十万。国主入界之时，步骑车帐不从阡陌，东西一概而行。大帐前及东西面，差大首领三人，各率万骑，支散游变（《辽史》作“游弈”），百十里内外相规逻，谓之“栏子马”。戎主吹角为号，众则顿舍，环绕穹庐，以近及远。折木稍屈之，为弓子辅（《辽史》作“弓子

辅”），设枪营堑棚之备。每行军，听鼓三伐，不问昏昼，一布便来。行逢大敌，不乘战马，俟近敌师，即竞乘之，所以新羁战马，蹄有余力。其用军之术，成列而不战，俟退而乘之，多伏兵，断粮道，随冒夜举火，上风曳柴，积饷自资，退败无耻，散而复聚，寒而益坚，此其所长也。

建官制度

贱他姓，贵耶律、萧氏二姓。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官都总管司，谓之北面，以其在牙帐之北，以主番事；又有汉人枢密院、中书省、行官都总管司，谓之南面，以其在牙帐之南，以主汉事。其阳隐（《辽史》作“惕隐”），宗正寺也。夷离毕，参知政事也。林牙，翰林学士也。夷离中，刺史也。内外官多效中国者。其下佐吏，则有敝史（《辽史》作“敝史”）、本古思奴古、都奴古、徒奴古。分领兵马，则有统军、侍卫、控鹤司，南王、北王、奚王府王帐分、提失哥东西都省太师兵。又有国舅、铃辖、遥辇、裳衮（《辽史》作“常衮”）、诸司，南北皮室、二十部族节度，频必里、九克、汉人、渤海、女真五节制，五治火帅（《辽史》作“五治火帅”）一百、六百、九百家矣。凡民年十五以上，五十以下，皆籍为兵。时举兵，必杀灰牛、白马，祠天地及木叶山神。铸金鱼符，调发兵马。其从马及传命，有银牌二百。军所舍，有远探栏子马，以夜听人马之声。每其立，众所得人户、马牛、金帛及其下所献牲口，或犯罪没入者，别为行官领之，建州县，置官属。既死则设大穹庐，铸金为像，朔、望、节、辰忌日辄致祭，筑台高丈余，以盆焚食，谓之“烧饭”。

宫室制度

十宫各有门户，出兵马，阿保机曰洪义宫，德光曰永兴宫，兀欲曰积庆宫，述律曰延昌宫，明记曰章敏宫，突欲曰长宁宫，燕燕曰崇德宫，隆绪曰兴圣宫，隆庆曰敦睦宫，隆运曰文忠宫王府（《辽史》作“文忠王府”，无“宫”字）。又有四楼，在上京者曰西楼，木叶山曰南楼，谓化州曰东楼，唐州曰北楼。凡受册，积柴升其上，大会番夷其下，已，乃燔柴告天，而汉人不得预。有诃子部百人，夜以五十人番直，四鼓将尽，歌于帐前，号曰“聒帐”。每谒木叶山，即射柳枝，诃子唱番歌前导，弹胡琴和之，已事而罢。

衣服制度

国母与番官胡服，国主与汉官即汉服。番官戴毡冠，上以金华为饰，或以珠玉翠毛。盖汉、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像也。额后重金花织成夹带，中贮发一总。服紫窄冠，带以黄红色条裹革为之，用金、玉、水晶、碧石缀饰。又有冠如纱帽无檐，不彻双马，额前缀金花，上结紫带，末缀朱或紫皂幅巾，紫窄袍，

束带。丈夫或绿巾，绿花窄袍，中单多红绿色。贵者被貂裘，以紫黑色为贵，青色为次。又有银鼠，尤洁白。贱者被貂毛、羊、鼠、沙狐裘。弓以皮为弦，箭削楛为竿，韃勒轻快，便于驰走。以貂鼠或鹅顶、鸭头为捍腰。宋真宗景德中，太常博士王曙、户部员外郎李维，往贺国主生辰，还，言国主见汉使，强服衣冠，才已，即帐中杂番骑出郊射猎矣。

渔猎时候

每岁正月上旬，出行射猎，凡六十日。然后并挾鲁河凿冰、钓鱼水畔，即纵鹰鹞以捕鹅雁。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。七月上旬，复入射鹿，夜半，令猎人吹角仿鹿鸣，鹿既集而射之。宋真宗时，遣使往贺生辰，还，言始至长泊，泊多野鹅、鸭，国主射猎，领帐下骑，击扁鼓绕泊，惊鹅、鸭飞起，乃纵海东青击之，或亲射焉。国主皆佩金玉锥，号“杀鹅宰鸭锥”。初获即拔毛插之，以鼓为坐，遂纵饮酒醉，以此为乐。又好以铜及石为槌以击兔。每秋则衣毡裘，呼鹿射之。夏月以布为毡帐，籍毡围棋、双陆，或深涧洗鹰。

试士科制

太祖龙兴朔漠之区，倥偬干戈，未有科目。数世后，承平日久，始有开辟。制限以三岁，有乡、府、省三试之设。乡中曰乡荐，府中曰府解，省中曰及第。时有秀才未愿赴者，州县必报刷遗之，程文分两科，曰诗赋，曰经义，魁各名分焉。三岁一试进士，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，号“喜帖”。明日举按而出，作乐，及门，击鼓十二面，以法雷震。殿试，临期取旨，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，授奉直大夫、翰林应制奉文字。第二人、第三人止授从事郎，余并授从事郎。圣宗时，止以词赋、法律取士，词赋为正科，法律为杂科。若夫任子之令，不论文武并奏荫，亦有员数。

岁时杂记

正旦

正月一日，国主以糯米饭、白羊髓相和为团，如拳大，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。候五更三点，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，在帐外如得双数，当夜动番乐，饮宴；如得只数，更不作乐，便令师巫十二人，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，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，并烧地拍鼠，谓之“惊鬼祟”。帐人第七日方出，乃解襪之法。北呼此谓之“奶担离”，汉人译云：“奶”是“丁”，“担离”是“日”。

立春

立春日，妇人进新春书，以黄缯为帟，刻龙像衍之，或为虾蟆。

人日

人日，京都人食煎饼于庭中，俗云“薰天”：未知何所从出也。

中和

二月一日，大族姓萧者，并请耶律姓者，于本家筵席。此节为“瞎里厨”，汉人译云：“瞎里”是“请”，“厨”是“时”。

上巳

三月三日，国人以木雕为兔，分两朋走马射之。先中者胜，其负朋下马，跪奉胜朋人酒，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。北呼此节为“淘里化”，汉人译云：“淘里”是“兔”，“化”是“射”。

佛诞日

四月八日，京府及诸州县，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，城上辇行，放僧尼、道士、庶民行城一日为乐。

端午

五月五日午时，采艾叶与绵相和，絮衣七事，国主着之，番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。国主及臣僚饮宴，渤海厨子进艾糕，各点大黄汤下。北呼此时为“讨赛离”。又以杂丝或绿结合欢索，缠于臂膊，妇人进长命缕，宛转皆为人象，带之。

朝节

夏至日，妇人进扇及脂粉囊，谓之“朝节”。

三伏

六月十八日，大族耶律姓并请萧姓者，亦名“瞎里厨”。

中元

七月十三日夜，国主离行宫，向西三十里卓帐先于彼处造酒食。至十四日，一应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动番乐，设宴至暮，国主却归行宫，谓之“迎节”。十五日，动汉乐，大宴。十六日早，却往西方，令随行军兵人大喊三声，谓之“送节”。此节谓“赛离拾”，汉人译云：“赛离”是“月”，“拾”是“好”，是“月好”也。

中秋

八月八日，国主杀白犬，于寝帐前七步，埋其头，露其嘴。后七日，移寝帐于埋狗头上。北呼此节为“担褐奶”，汉人译云：“担褐”是“狗”，“奶”是“头”。

重九

九月九日，国主打团斗射虎，少者输重九一筵

席。射罢，于地高处卓帐，与番汉臣登高，饮菊花酒。出兔肝，切以生鹿舌拌食之。北呼此节为“必里迟离”，汉人译之云：“九月九日”也。又以茱萸研酒，洒门户辟恶。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。又云：男摘二九粒，女摘一九粒，以酒咽者，大能辟恶也。

小 春

十月内，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刀器械各一万副。十五日，一时进柴，国主与押番臣密望木叶山奠酒拜，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，奏木叶山神，云“寄库”。北呼此时为“戴辨”，汉人译云：“戴”是“烧”，“辨”是“甲”。

冬 至

冬至日，国人杀白马、白羊、白雁，各取其生血和酒，国主北望拜黑山，奠祭山神。言契丹死，魂为黑山神所管。又彼人传云：凡死人悉属此山神所管，富民亦然。契丹黑山，如中国之岱岳云。北人死，魂皆归此山。每岁五京进人马、纸甲各万余事，祭山而焚之。其礼甚严，非祭不敢近山。

腊 月

腊月，国主带月戎装，应番汉臣诸司使已上并戎装，五更三点坐朝，动乐饮酒，罢，各等第赐御甲、羊马。北呼此节为“杪离时”，汉人译云：“杪离”是“战”，“时”是“时”。是“战时”也。

诏 盗

五月十三日，放国人作贼三日，如盗及十贯以上，依法行遣。北呼为“鹞里时”，汉人译云：“鹞里”是“偷”，“时”是“时”也。

行 军

契丹行军不择日，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上灸，灸破便出行，不破即不出。

午 日

契丹出军，每遇午日起程。如不用兵，亦须望西

大喊三声行之。彼言午是北朝大主之日。

旋 风

契丹人见旋风，合眼，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，口中道“坤不刻”七声。

舍 利

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者，纳牛、驼十头，马百匹，并给契丹名目，谓之“舍利”。

跪 拜

凡男女拜皆同，其一足跪，一足着地，以手动为节，数止于三四。彼言“捏骨地”者，即“跪”也。

长 白 山

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，盖白衣观音所居。其山内禽兽皆白，人不敢入，恐秽其间，以致蛇虺之害。黑水发源于此，旧云粟末河。太宗破晋，改为混同江。其俗剝木为船，长可八尺，形如梭子，曰“梭船”。上施一桨，止以捕鱼，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。

泽 蒲

西楼有蒲，濒水丛生，一叶如柳，长不盈寻丈，用以作箭，不矫作而竖，《左氏》所谓“董泽之蒲”是也。

回 鹞 豆

回鹞豆，高二尺许，直干，有叶无旁枝，角长二寸，每角止两豆，一根才六七角，色黄，味如粟。

螃 蟹

渤海螃蟹，红色，大如碗，螯巨而厚，其脆如中国蟹螯。岩举、鲈鱼之属皆有之。

辽小史

[明] 杨循吉撰 董文武整理

《辽小史》一卷，明杨循吉（一四五六——一五四四）撰。循吉，字君谦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成化进士，授礼部主事。本书概述契丹部族自耶律阿保机兴起，至金人灭辽，前后称帝者九主共一百五十年的历史。未记耶律大石率领辽余部西迁，称帝建立西辽的历史。西辽传三世，近九十年，为乃蛮所灭。本书仅着意于政权更替，至于辽与宋、金、西夏之间的关系，则语焉不详。有《辽海丛书》本。这次整理即据此本整理。

辽，故契丹部族。契丹之君痕德堇可汗时，权归于越耶律亿。耶律亿者，迭刺部夷离堇也，为契丹于越，总知军国事，字阿保机，小字啜里只，身長九尺，丰上锐下，目光射人，关弓三百斤。尝以骑兵七万会李克用于云州，易袍、马，约为兄弟，为克用破刘仁恭，而中国畏之。唐天复四年，痕德堇可汗死，国人立以为皇帝，制如中国，是为辽太祖。时当五代之始，与中国聘问往来不绝。其都有五京，自太原以东，至高丽，有中国之地，带数千里，而沙漠以北所统诸君国皆入贡籍。其官有北、南面大王，北面治国人，南面治汉人。又有北、南府宰相，北兵南民，分治之。而大抵因唐旧兼用国制，惟于越最贵。太祖立其将二十一人，各有所拟，而耶律曷鲁为心，萧敌鲁为手，敌鲁之弟阿古只为耳。

立七年，诸弟刺葛等数反，追至榆河获之。是时辖底亦在擒中，太祖问辖底曰：“朕初即位，尝以国让，叔父辞之，今反欲立吾弟，何也？”辖底对曰：“度陛下英武，必不可取。诸弟懦弱，得则易图也。”于是缢杀辖底而赦诸弟。辖底将刑，太祖谓曰：“叔父罪当死，朕不敢赦。事有便国者，宜悉言之。”辖底曰：“迭刺部人众势强，故多为乱，宜分为二，以弱其势。”然辖底竟死。

是后累以兵南略地幽、蓟，凡下州数十，国势大振，而唐兴灭梁。甲申年诏国中曰：“三年之后，岁在丙戌，时值初秋，必有归处。然未终两事，岂负天意？”闻者皆惊，莫识谓何也。即日大举征吐浑、党项、阻卜诸部，既以次就俘，于是又诏曰：“所谓两事，一事已毕，惟渤海世仇未雪，岂宜安驻？”乃亲征渤海大湮撰，围忽汗城。湮撰力屈，素服稿索牵羊，率僚属三百余人出降。三日，复叛破之。驾幸城中，以兵卫湮撰及族属以出，改渤海为东丹国，而立

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，仍赐天子冠服，置左、右、大、次四相及百官，一用汉法。岁贡布十五万端、马千匹。上谕倍曰：“此地濒海，非可久居。留汝抚治，以见朕爱民之心。”驾将还，倍作歌以献。陛辞，太祖曰：“得汝治东土，吾复何忧。”倍号泣而出。于是以大湮撰置于皇都。未几，诸部多叛，随平之。

太祖在位二十年，次扶余府，不豫。有黄龙见城上，可长一里，其光夺目，入于行宫，而太祖以龙见之夕崩，年五十五。所谓“丙戌秋初，必有归处”，至是乃验，后以扶余为黄龙府云。

太祖既崩，人皇王嫡，当立，自东丹国来奔，然太后意在大元帅德光。德光，太祖第三子也。太祖在时，德光当国掌兵，外严内宽，尝从平诸部，东西万里，所向皆有功。是时人皇知太后意欲立德光，乃率群臣请于太后曰：“大元帅勋望，中外攸属，宜承大统。”于是让位与大元帅。大元帅立，是为太宗。既立，反疑人皇王，以东平为南京，徙（一本下有“倍”字）居之，尽迁其民。又置卫士阴伺动静。人皇王归国，怏怏不自得，作《乐田园诗》。唐明宗闻之，遣人跨海持书密召人皇王。人皇王改海上。使再至，人皇王叹曰：“我以天下让主上，今反见疑，不如适他国，以成吴泰伯之名。”立木海上，刻诗曰：“小山压大山，大山全无力。羞见故乡人，从此投外国。”于是浮海适唐。唐以天子仪卫迎人皇王。人皇王坐船殿，百官陪列上寿。至汴，见明宗。明宗以庄宗后夏氏妻之，赐姓李，名赞华，以为虔州节度使。人皇王离去，常思其亲，问安之使不绝。辽亦尝报之。

及李从珂杀其主自立，人皇王自唐上书密报太宗曰：“从珂弑君，盍讨之。”会从珂伐石敬瑭，敬瑭急，亦来求救。于是太宗自将援敬瑭，及次太原，大败唐兵，奔仗如山，斩首数万级。封敬瑭为晋王。敬

塘与其妻子、亲属奉觞上寿。是时，从珂诸军皆不进，自将精骑三万出次河桥督之，然知不救，但日酣饮悲歌而已。太宗于是召敬塘至军中，赐坐，从容谓（一作“语”）之曰：“吾三千里举兵而来，一战而胜，殆天意也。观汝雄伟弘大，宜受兹南面（一作“土”），世为我藩辅。”遂册敬塘为大晋皇帝。酒酣，执手约为父子，以五百骑送入洛。临别，谓之曰：“朕留此，候乱定乃还耳。”晋主至洛，从珂穷蹙，召人皇王同死。人皇王不从，遣人杀之，乃举族自焚。晋得立者，太宗之功也。晋德辽甚，以燕云十六州来献，岁输金币。由此中国益尊辽矣，然是时南唐常以蜡丸书来言晋密事。太宗疑之，既而无他亦罢。及敬塘死，子重贵立，遣使来谢，书称“孙”不称“臣”。使人让之，景延广答曰：“先帝则圣朝所立，今主则我国自立。为邻为孙则可，奉表称臣则不可。”还，具奏之，始有南伐之意。既而得晋谍，知有二心，于是发大军进讨。晋来乞和，诏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、景延广来议。晋不从。相持二年，胜负略相埒。既而晋大败辽军。太宗被追急，获一橐驼乘之，仅得归。太宗大耻之，复大出师讨晋。晋师力穷，其将杜重威以众二十万降。遣使入汴，谕晋帝。晋帝素服，命母李氏奉表请罪，稿索牵羊以待，百官缟衣纱帽俯伏待罪。帝曰：“其主负恩，其臣何罪？”命领职如故。是时维翰已先诛死，独延广被执，以牙筹数其罪有八，繫送都，道自杀。当此晋平，帝入汴，御殿受百官朝，而降封重贵为负义侯，安置黄龙府。于是始建国号大辽，凡在汴四月而发。故晋诸司、僚御及图籍、法物悉（一本下有“送”字）归上京，而以宰相冯道从行。道中，皇太弟（一本下有“李胡”二字）遣使问军前事。帝报曰：“汴州犹雏飞之后，徒有空巢。久经离乱，一至于此。今所得已七十六处，若非汴州炎热难居，再留一年，太平可致。”至高邑，崩，年四十六。在位二十二年，是为辽太宗也。太宗还后，中原郡郡随叛归刘知远，是为汉。

方太宗崩，诸子无在者，时永康王阮从于是，在道得立。永康王者，小字兀欲，人皇王长子也。太宗爱之，故将在军中，方诸将欲立永康王。永康王以李胡及寿安王在朝，犹豫未决。李胡者，太宗母弟，掌兵，为人残忍。太后以少子故，笃爱之，尝属意欲以天下传李胡；而寿安王，又太宗长子，当立。故永康王以为疑，谋之耶律安搏。安搏曰：“大王聪明宽恕，人皇王之嫡长（一本下有“天人所属”四字）。先帝虽有寿安，天下属意多在大王。今若不断后悔何（一作“无”）及。”会有自京师来者，安搏诈以李胡死传报军中，皆以为信。安搏诣北、南院大王计之。北院大王洼闻而遽起曰：“吾二人方议此事，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，今日之事有我辈在，谁敢不从！但恐不白太后而立，为国家启衅。”安搏对曰：“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，况永康王贤明，人心乐附。今天下甫定，稍缓则大事去矣。若白太后，必立李

胡。且李胡残暴，行路共知，果嗣位，如社稷何？”南院大王吼曰：“此言是也，吾计决矣。”乃整军，召诸将令曰：“大行上宾，神器无主。永康王，人皇王之嫡长，当立。有不从者，以军法从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诺”。于是永康王即位于柩前。

永康王既立，太后闻之，怒甚，遣李胡将兵逆击永康王，至泰德泉，为安端、留可所败。归，尽执永康王臣僚家属，谓守者曰：“我战不克先燹此曹。”人皆恟恟，相谓曰：“若果战，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。”是时，太后及李胡自将兵与永康王相持于潢河，两岸而阵，各言举兵意。时耶律屋质从太后为谋主，永康王行间于太后。太后以间书示屋质。屋质读竟，言曰：“太后佐太祖定天下，故臣愿竭死力。若太后见疑，臣安得尽忠？即今莫若以言和解，事必有成。否则宜速战，以决胜负。然人心一摇，国祸不浅，惟太后裁察。”太后曰：“我若疑卿，安肯以书示汝？”屋质对曰：“李胡、永康王皆太祖子孙，神器非移他族，何不可之有？太后宜思长策，与永康王和议。”太后曰：“谁可遣者？”对曰：“太后不疑，臣请往。万一永康见听，社稷之福。”（一本下有“太后”二字）乃遣屋质授书于帝。帝复书，辞多不逊。屋质读曰：“书意如此，国家之忧未已也。能释怨以安社稷，则臣以为莫若安（一作“和”）好。”永康王曰：“彼众乌合，安能敌我？”屋质曰：“即不敌，奈骨肉何！况未知孰胜？借曰幸胜，诸臣之属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。以此计之，惟和为善。”左右闻者失色。帝良久，问曰：“若何而和？”屋质对曰：“与太后相见，各舒忿恚，和之不难。不然，决战非晚。”帝然之。遂遣使诣太后约和。往返数日，议乃定。始相见，怨言交让，殊无和意。太后谓屋质曰：“汝当为我画之。”屋质进曰：“太后与大王若能释怨，臣乃敢进说。”太后曰：“汝第言之。”屋质借谒者筹执之，谓太后曰：“昔人皇王在，何故立嗣圣？”太后曰：“立嗣圣者，太祖遗旨。”又曰：“大王何故擅立，不禀尊亲？”帝曰：“人皇王当立而不立，所以去之。”屋质正色曰：“人皇王舍父母之国而奔唐，子道当如是耶？大王见太后，不少逊谢，惟怨是寻。太后牵于偏爱，托先帝遗命，妄授神器。加此何敢望和，当速交战。”掷筹而退。太后泣曰：“向太祖遭诸弟乱，天下荼毒，疮痍未复，庸可再乎！”乃索筹一。帝曰：“父不为而子为，又谁咎也。”亦取筹而执。左右感激，大恸。太后（一本下有“复谓屋质”四字）曰：“议既定，神器竟谁归？”屋质曰：“太后若授永康王，顺天合人，复何疑？”李胡厉声曰：“我在，兀欲安得立！”屋质曰：“礼有世嫡，不传诸弟。昔嗣圣之立，尚以为非，况公暴戾残忍，人多怨讟。万口一辞，愿立永康王，不可夺也。”太后顾李胡曰：“汝亦闻此言乎？汝实自为之！”乃许立永康王，各罢兵趋上京，是为世宗天授皇帝。既而闻太后与李胡复有异谋，于是迁之祖州。

帝既立二年，而汉主刘知远死，子承祐立。南唐复以蜡丸书来劝攻汉。于是自将南伐，大获而还。又二年，汉郭威弑其主自立，国号周，攻南唐。南唐来乞将师。自将兵应之，在道与群臣饮醉。泰宁王察割素有不臣意，久未得逞。屋质尝以其奸状闻于帝。帝不信，以表示察割。察割称屋质疾已，哽咽流涕。帝曰：“朕固知无此，何至泣耶？”然察割由此自疑。是日群臣皆醉，察割归见寿安王，邀与语，王弗从。以谋告耶律盆都，盆都从之。是夕，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，因僭位号。百官不从者，执其家属。至夜，阅内府物，见玛瑙碗，曰：“此希世宝也，今为我有！”托于其妻。妻曰：“寿安王、屋质在，吾属无噍类，此物何益！”察割曰：“寿安王年幼，屋质不过引数奴，诘朝（一作“旦”）来朝，固不足忧。”方察割为乱时，求屋质。屋质易紫衣得出，亟召诸王同力讨贼。时寿安王归帐，屋质遣人迎之。王至，尚犹豫。屋质曰：“大王嗣圣子，贼若得之，必不容。群臣将谁是者？万一落贼手，悔将何及？”王始悟。诸将闻屋质出，相继而至。迟明整兵，围之于外。察割寻弑皇后，仓皇出阵。寿安王遣人谕曰：“汝等既行弑逆，复将若何？”贼党以次引去。察割度事不成，乃以所系群官家属，持弓矢胁之曰：“无过杀此曹耳！”叱令速出。时林牙耶律敌猎亦在系中，进曰：“杀何益于事，且不有所废，寿安王何以兴。藉此为辞，犹可以免。”察割曰：“如公（按：此下应有“言”字），谁可使者？”敌猎曰：“大王若不疑，敌猎请与鞞撒割同往说之。”察割从其计。于是寿安王复令敌猎诱致察割，杀之。世宗在位凡五年，年三十四。

察割乱平，寿安王即位，是为穆宗，讳述律。嗜酒好杀，不恤政事。尝饮于野，至七昼夜乃罢。五坊、掌兽、近侍之以鹿雉亡毙、饮食细故，小不如意，辄加炮烙铁梳之刑，甚者至以手刃杀之。斩击射冻（一作“燎”），断手足，烂肩股，折腰脰，划口碎齿，无所不用，其惨死者无算。京师置百尺牢，以处系囚。季年为长夜之饮，暴虐益甚。尝谓太尉化葛曰：“朕醉中有处决不当者，醒当覆奏。”及谏，又不能听。立十年，宋太祖代周自立。帝之好刑杀也，虽上不及大臣，下不及百姓，然左右人人不自安。尝野饮醉，驰还行宫。是夜，近侍六人弑之。在位十九年，年三十九。盖辽君之无道，莫有过也，其死晚矣。

穆宗无子，及遇变，世宗之子贤率甲骑千人驰越黎明，至行在，哭之恸。群臣劝进，遂即位，号天赞皇帝。盖天下至是，复归人皇王之后帝立。是时宋数攻汉，急来告，每出兵助之。会太祖崩、太宗立，复攻汉。汉复来告急。于是遣使问故于宋。宋言：“河东逆命，所当问罪。若北朝不援，和约如旧。不然则战。”乃遣道兵援汉。而刘继元不支，竟降宋，汉亡。宋太宗乘胜来侵辽，辽大败之。宋太宗仅以身免，至涿州，乘驴车遁去。于是大举南伐，凡六大

战，皆败宋军。既还，复自将伐之。稍不利，已而崩，是为景宗，年三十五，在位十三年。遗诏以梁王隆绪嗣位，军国大事听皇后命。

隆绪，小字文殊奴，景宗长子也。幼喜书翰，能诗。既长，精射法，晓音律，好绘画。（下文衍“韩”字，应在此）德让进曰：“信任臣等，何虑之有？”于是皇后与此二人参决大政，而以南边事委于越。立时年始十一岁，皇太后摄政。泣曰：“母寡子弱，奈何？耶律斜轸韩（此字衍）休哥。初，景宗与宋构兵。会崩，兵尚未解。至是宋三道来攻，沿边州县多陷没，以于越休哥率诸道兵与宋师战，稍捷。宋师少却，辽兵追之。宋将曹彬、米信北渡拒马河，与于越休哥对垒挑战，南北列营长六七里。时上次涿州东五十里，辽师与彬、信战，大败之，死者数万，至是先陷涿州县稍稍皆复。宋将杨继业战死。自是宋守云、应诸州者闻之，皆遁。而辽兵前进不已，自兵兴来十七年，至（一本下有“于”字）澶渊。皇太后亲御戎车，指挥三军攻宋益急。宋惧请和，愿以太后为叔母，岁输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。始诏诸军解严。当时休哥之名大振于宋，宋人欲止儿啼，乃曰：“于越至矣。”宋自太宗攻辽构兵，至是真宗始与辽结和，凡二十四年而定。未几，高丽王诵自立，时帝已壮，又议东征，谓群臣曰：“康肇弑其君而立诵，又相之，大逆也。宜发兵问罪。”群臣曰可。萧敌烈谏曰：“国家连年征讨，疮痍未复。岛夷小国，胜之不为武，不如遣一介之使往问其故。彼若服罪则已，不然，兴师未晚。”不听。驾自将兵往，至铜州，破康肇军，斩首三万余级。高丽王乞降，群臣皆谓宜纳。耶律瑶质曰：“诵（一作“询”）始一战而败，遽来（一作“求”）纳款，此诈耳，恐坠其计。待其势穷力屈，纳之未晚。”已而，高丽王果弃城遁去，清野无所获。于是诏高丽王亲朝及取六州旧地。高丽王称病，亦无还地意。乃发诸道兵并进，又斩首数万级，然卒不能得高丽王。高丽王亦困，上表谢，称藩臣纳贡。辽亦厌师，乃许之。高丽兵解六年而大延琳以东京叛，僭位称元，逾年始平。帝在位四十九年，兴师殆无虚岁，屡有丧败而好兵不休，然辽亦自是尊大。宋人屈气不敢复北向者，盖自圣宗始也。

圣宗崩，兴宗立。兴宗讳宗真，字夷不董，小字只骨。圣宗长子，官人髡斤生也。始，圣宗正后萧氏有宠而无子，养只骨宫中为子。只骨侍后谨，髡斤不悦。圣宗大渐，髡斤置后曰：“老物宠亦有既耶？”左右出。髡斤自立为皇太后，使人诬后家谋逆，连及后。帝闻之曰：“皇后侍先帝四十年，抚育眇躬，当为太后。今不果，反罪之乎？”太后曰：“此人若在，恐为后患。”帝曰：“皇后无子而老，虽在，无能为也。”太后不从，迁后于上京，继遣人害之。使至，后曰：“我实无辜，天下共知。卿待我浴，而后就死可乎？”使者退，自缢死。是时，太后摄政既三年。太后阴召诸弟，欲立少子重元，重元以所谋白帝。帝

收太后符玺，迁于上京七括宫。已而悔之，亲驭奉迎，侍养益孝谨，然后尝不悻。

又七年，帝壮，有一天下志。会宋伐夏。夏，辽与国也。宋又严边备，帝疑之，于是召群臣议伐宋。萧惠曰：“宋人西征有年，师老民疲，陛下亲率六军师临之，其胜必矣。”萧孝穆曰：“我先朝与宋和好，无罪伐之，其曲在我；况胜败未可逆料。愿陛下熟察之。”帝是惠议，于是先遣刘六符使宋，取旧割关南十县，且问前故。宋重失十城，乃遣富弼来奉书，愿增岁币以易十县地。帝未许。弼曰：“辽与宋和，坐受岁币，则利在国家，臣下无与。与宋交兵，则利在臣下，害在国家。”帝悟，许和。然欲令称宋贡，宋难之，复使六符往。六符至宋，说宋帝曰：“使本朝从事于宋与进贡，孰多？”耶律仁先曰：“曩者，石晋报德本朝，割地以献，周人攘而取之，是非利害，灼然可见。”于是宋不得已，从称贡，凡岁增银、绢十万两、匹。六符以宋誓书至。帝喜，罢兵而辽宋复通，宋益尊事辽。晚岁，待宋愈亲，谓臣下曰：“朕与宋主约为兄弟，欢好，欲见绘像，可谕来使。”像未及至，帝崩，年四十，在位二十四年。时太后尚在，殊无戚容，见皇后哭帝，太后曰：“汝年幼幼，何哀痛如是！”

帝有三子，而洪基为长，字涅邻，小字查刺，性沉静、严毅。至是得立，号天祐皇帝。是时皇太叔重元尊宠无比，与其子涅鲁古谋逆，未发。帝猎于太子山，耶律良以告皇太后。皇太后以语帝。帝谓良曰：“汝欲间我骨肉耶？”良曰：“如召涅鲁古不来，可卜其事。”帝从其言，使人召涅鲁古。使者及门，涅鲁古果不肯至，意欲害使者，羈于帐下。使者以佩刀断帘而出，急驰白帝。帝始信，召耶律仁先语之。仁先曰：“臣固疑之久矣。”帝趣仁先捕之。仁先出，未及介马，重元已犯行宫，王侯从者四百人。帝欲幸北、南院。仁先曰：“陛下若舍扈从而行，贼必蹶之，且南、北大王心未可知。”仁先子挺不也曰：“圣意岂可违乎？”仁先怒，击其首。帝悟，悉委仁先讨贼。仁先乃环车为营，拆行马，作兵仗，率兵属、近侍三十余骑列阵向外。将战，涅鲁古跃马突出，中矢先死，众稍溃去。耶律撒刺竹曰：“我辈惟有死战，胡为若儿戏，自取殒灭？今行宫无备，乘夜击之，大事可济。若俟明旦，彼将有备，安知我众不携贰，悔亦何（一作“无”）及？”萧胡睹曰：“仓卒中，黑白不辨。若内外军相应，吾事去矣。今夕但可四面围之，勿令外军得入。迟明，何迟之有？”重元听之，令巡警待旦。是夜，重元自立为帝，胡睹自为枢密使。仁先分遣人集诸军，黎明兵至，奋击贼众，追杀二十余里。重元与数骑亡入大漠，曰：“涅鲁古使我至此！”遂自杀。撒刺竹战死，胡睹投十七砾水中。乱平，帝执仁先手曰：“此皆卿力也。”而进仁先为宋王。

当是时，耶律乙辛亦以功得贵用事，势震中外，门下贿赂不绝，拔擢斥宦皆出其意。而太子濬领国事

贤明，乙辛不得逞。恶太子，谋以事诬太子母后。后好音乐，伶官得侍。会教坊告伶官与后私，乙辛以白帝。帝使乙辛劾验，乙辛实之。帝赐后死，太子有忧色。乙辛尝不自安，萧十三谓乙辛曰：“臣民属心太子，公非阙阅，一日若立，吾辈置身何地！”乙辛曰：“吾忧之久矣！”乃使人诬告大臣欲废帝立太子。诏案无迹，不治。萧诋都斡初案太子无功，补外，至是欲进，乃诣阙诬首：“前告事皆实，臣亦与其谋，本欲杀乙辛而立太子。臣若不言，恐事发连坐。”帝信之，幽太子于别室，命耶律燕哥劾治。太子曰：“帝惟我一子，今为储嗣，尚何求？公我昆弟行，当为我达意于帝。”祷之甚恳。燕哥亦乙辛党，诈为太子款状上之，坐死者数人。方廷诘时，乙辛恐辞变，各令荷重校，绳系其颈，不能出气，人人不堪其酷，惟求速死。反奏曰：“别无异辞。”时方暑，尸不得瘞，以致地臭。于是帝废太子为庶人。太子出，曰：“我何罪？”萧十三叱登车，遣卫士亟阖车门。送至上京，囚圜堵中。乙辛寻遣人诣上京，夜引力士至囚室，给以有赦召太子出，杀之。函其首以归，诈云疾薨。帝哀太子，欲召太子妻。乙辛复使人杀之。太子死，乙辛党大喜，聚饮数日，而帝不知也。后帝亦悟乙辛奸。乙辛稍坐他事废弃，谋奔宋。帝缢杀之。然终乙辛身无发太子事者，天下无不冤太子而笑帝。帝在位四十六年，年七十，是为道宗。凡历宋五朝仁宗至徽宗时，始崩，遗诏立皇孙延禧。

延禧，太子子也。太子废，道宗无他男，故延禧得立，是为天祚皇帝。天祚皇帝既立，于是诛乙辛党而发乙辛墓，戮其尸。帝立之岁，完颜阿骨打为女真太师。帝在混同江钓鱼，女真在千里内者其酋长皆来会，帝作头鱼宴，诸酋皆舞，阿骨打独不肯舞。帝数命阿骨打。阿骨打瞪目直视，辞以不能。帝心恶之，欲以事诛阿骨打。萧奉先曰：“彼粗人，不知礼，无罪诛之，不祥。况此小国，又何能为？”帝于是止。而阿骨打自混同江宴归，知帝疑之，遂称兵侵并邻近部族。有阿疏者不从，来奔。阿骨打累来索阿疏，帝不发，而遣使问阿骨打何故城境上。阿骨打慢语曰：“若还阿疏，朝贡如故。不然，城未能已。”阿骨打于是攻辽，辽兵数败。是时，败者皆得赦，诸军相谓曰：“战则有死而无功，退则有生而无罪。”故士无斗志，望军奔溃。帝遣人招阿骨打降。阿骨打复书亦斥帝名，使帝降。是时，攻陷黄龙府矣。帝乃亲征。阿骨打以书来上，阳为卑哀之辞，实欲求战。帝大怒，诏欲必灭女真。阿骨打聚众，虜面仰天恸哭曰：“始与汝等起兵，盖苦契丹残忍，欲自立国。今主上亲征，奈何？非人死战，莫能当也。不若杀我一族，汝等迎降，转祸为福。”诸军皆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惟命是从。”于是女真军益炽，寻陷东京，人无敢抗者。帝乃置怨军二万八千人以御女真。阿骨打起四年，称帝，国号金。其将杨朴言：“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，必先求大国封册。”遂遣使来议和（一本下有“求封

册”三字)。帝亦愿和，遣人往。金主复书曰：“能以兄事朕，岁贡方物，归我上、中京、兴中府三路州符，并宋、夏、高丽往复书诏、表牒，则可以如约。”议至数四，乃以宋、夏、高丽书诏、表牒与之。金乃免取质子及上京、兴中府，裁减岁币，且曰：“如若以兄事朕，册用汉仪，可以如约。”乃议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。金复遗书来责册无“兄事”之语，不言“大金”而云“东怀”，乃小邦怀其德也；及文内有“渠材”二字，语涉轻侮；若“遥芬多戩”等语，皆非善意。如依前书所定，然后可从。帝于是先使人持草示阿骨打。阿骨打自为副本遗帝，帝以“大圣”二字与太祖庙号同难之，复遣人往议。阿骨打怒，遂与辽绝，发兵攻辽京。上京入金。是时郡县所失几半矣。

帝有四子而晋王敖鲁斡最贤，国人属望。萧奉先恐其甥秦王不得立，乃诬人诬耶律余睹谋立晋王。耶律余睹，晋王母元妃妹之夫也，元妃由此赐死。而余睹适在军中，闻之大惧，即率千骑叛入金。已而，金克中原，帝出居庸关，至鸳鸯泺。闻余睹为先锋引兵奄至。萧奉先曰：“余睹此来，欲立甥晋王耳。若为社稷计，不惜一子，诛之，可不战而余睹自回矣。”帝遂赐晋王死，诸军闻之，无不流涕，由是人心解体。余睹兵竟不退，愈急。帝率卫兵五千余骑幸云中，遗传国玺于桑乾河。遂趋白水泺，闻金兵将近，计不知所出，乘轻骑入夹山，方悟奉先之不忠，怒曰：“汝父子误我至此，今欲诛汝，何益于事尔！宜去勿从我。”奉先下马，哭拜而去。行未数里，左右执其父子，缚送金兵。金兵械送金主，道遇辽军夺以归国，遂赐死。

初，帝之幸云中也，以宰相张琳、李处温与秦晋国王淳守燕（一本下有“处温”二字），闻帝入夹山，数日命令不通，以为死，遂外假怨军与诸大臣耶律大石、左企弓、虞仲文、曹勇义、康公弼集蕃汉兵、百官、诸军及父老数万人，诣淳府，请立淳。处温邀张琳至，白其事。琳曰：“摄政则可。”处温曰：“天意人心已定，请立班耳。”处温等请淳受礼，淳方出，李爽持赭袍衣之，令百官拜舞山呼。淳惊骇，不获已而从之，改怨军为常胜军。于是肆赦，自称天锡皇帝，降封天祚为湘阴王，遂据有燕、云、平及上京、辽西六路。天祚所有，沙漠已北，西南、西北路两都招讨府、诸蕃部族而已。辽国自此分矣。至是阿疏为金兵所擒，人问之谁，曰：“我亡辽鬼（一本作“魂”）也。”时金已取西京，沙漠南部族皆降。帝在涿里谨，收拾散亡，传檄天德、云内、朔、武、应、蔚等州，合诸蕃精兵五万骑，以八月入燕，并遣人问劳，索衣裳、茗药。淳方寝疾，甚惊，命南、北面大臣议。而李处温有迎秦拒湘之说，集蕃汉百官议之。从其议者，东立，惟耶律宁西立。处温等问故。宁曰：“天祚果能以诸蕃兵大举夺燕，则是天数未尽，岂能拒之？否则，秦、湘，父子也，拒则皆拒。自古

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？”处温等相顾微笑，欲杀宁。淳欷枕而（一本无“而”字）长叹曰：“彼，忠臣也，焉可杀？天祚果来，我有死耳！复何面目相见耶！”已而淳死，众乃奉遗命遥立秦王定以存社稷。淳妻萧德妃为皇太后称制。处温惧祸，南通童贯，欲挟萧太后纳土于宋，北通于金，欲为内应。事发，萧太后欲诛之。处温曰：“臣于宣宗有策立功，当累世蒙宥（宣宗，淳谥号也）。”萧太后（一本下有“骂”字）曰：“秦晋国王为周公，岂不善！误王者，皆汝父子！”遂赐死。萧氏表于金，求立秦王，不从，而金兵大至。

是时，帝以兵屯在外，未入，德妃奔帝军。帝诛德妃而降淳为庶人。金既定南京，帝在外迁徙不常。金兵所在攻帝，帝辄避去，诸王、公主、从臣皆陷没。金数招帝降，所至皆有部族接纳餉馈，故差得不乏，然至是益北遁。金人既克燕，驱燕之大家东徙，以燕空城及涿、易、檀、顺、景、蓟州与宋以塞盟。帝稍复，收兵渐多，自谓得天助，再谋收燕、云，遂出夹山，取天德、云内数州，遇金兵复溃，径趋出阴，而阿骨打死。帝由是趋天德，过沙漠，金兵忽至，帝不及骑，徒步走，得马唤耶律术者脱去，至天德。在途遇雪，冻饿困甚，倚术者以憩。至夜，将宿民家，给曰侦骑，其家知之，叩马跪而大恸，潜宿其家。居数日去，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，为金人所获，降封海滨王。以疾终，年五十四。

天祚虽入金，而耶律大石（太祖孙，号西辽）先以立淳故，不自安，率骑二百宵遁。西至北庭，说诸部蕃王曰：“我祖宗艰难创业，历世九主，年二百。金以臣属，逼我国家，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，日夜痛心疾首。我今仗义而西，欲借力诸蕃，恢复大业。惟尔众亦有思共救君父、济民于艰难者乎？”遂得精兵万余，西行。先遗书回鹘王曰：“昔我太祖皇帝北征，尝为尔祖复故国之地，则与尔结好非一日也。今我将西至大食，假道尔国，尔其勿疑。”回鹘王得书，即迎至邸，大宴三日。临行，献马六百、驼百、羊三千，愿质子孙为附庸，送至境外。兵行万里，归者数国，军势日盛。至寻思干（一作“于”）城，西域诸国举兵十万来拒战，号忽儿珊。两军相望二更（一作“里”）许。大石谓诸将曰：“彼军虽多而无谋，攻之，首尾不救，我师必胜。”于是分左右翼击之，而自突其中，忽儿珊大败，僵尸数十里。驻军凡九十日，又西行，至起儿漫，群臣立为天祐皇帝。盖离中国已三万余里矣。居三年，班师东归，马行二十日，得善地，遂建都，以为国。乃示于众曰：“我大辽自太祖、太宗艰难而成帝业，其后嗣君耽乐无厌，不恤国政，盗贼蜂起，天下土崩。朕率尔众远至沙漠，期复大业，以光中兴。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。”申命元帅萧斡里刺率骑七万东征。行万余里无所得，牛马多死，勒兵而还。大石曰：“皇天勿顺，数也。”在位二十年歿，传三世，凡九十年，为乃蛮王夺之，辽绝。

燕北录

[宋] 王 易撰 李 珍整理

《燕北录》一卷，宋王易撰。该书记载契丹皇帝即位、贵族礼仪风俗、军事制度及刑法制度，颇具史料价值。本书有《说郛》重编本，这次整理即以此本作底本。

清宁四年戊戌岁十月二十三日，戎主一行起离靴甸，往西北约二百七十余里，地名永兴甸，行柴册之礼。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围内宿泊二日。先于契丹官内拣选九人，与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，各赐戎主所着衣服一套，令结束九人假作戎主，不许别人知觉。于当夜子时，与戎主共十人相离出小禁围，入大禁围内，分头各入一帐，每帐内只有蜡烛一条，椅子一只，并无一人。于三日辰时，每帐前有契丹大人一员，各自入帐列何骨膈（汉语捉认天时也），若捉认得戎主者，宣赐牛羊驼马各一千。当日宋国大王（戎主亲弟）于第八帐内捉认得戎主，番仪须得言道“我不是的皇帝”，其宋国大王却言道“你是皇帝”。如此往来，番语三遍，戎主方始言是，便出帐来，着箱内番仪衣服，毕次第行礼。先望日四拜，次拜七祖殿木叶山神，次拜金神，次拜太后，次拜赤娘子，次拜七祖眷属，次上柴笼受册，次入黑龙殿受贺。当日行礼罢，与太后太叔同出大禁围，却入小禁门内，与近上番仪臣僚夜宴至三更退。四日歇泊，五日却来靴甸受南朝礼物。小禁围在大禁围外东北角，内有毡帐二三座，大禁围每一面长一百一十步，有毡帐十座，黑毡兵幙七座。大小禁围外有契丹兵甲一万人，各执枪刀、旗鼓、弓箭等，旗上错成番书“归”字（汉语正“军”字）。七祖者太祖、太宗、世宗、穆宗、景宗、圣宗、兴宗也。赤娘子者，番语谓之掠胡奥，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，因生其族类。其形木雕彩装，常时于木叶山庙内安置，每一新戎主行柴册礼时，于庙内取来作仪注，第三日送归本庙。七祖眷属七人，俱是木人，着红锦衣，亦于木叶山庙内取到。柴笼之制高三十二尺，用带皮榆柴叠就，上安黑漆木坛三层，坛上安御帐，当日戎主坐其中，下有契丹臣僚三百余人。

生产。皇后生产如过八月，先起建无量寿道场，逐日行香礼拜一月。与戎主各帐寝，预先造团白毡帐四十九座，内一座最大，径围七十二尺。皇后欲觉产

时，于道场内先烧香，望日番拜八拜，便入最大者帐内，其四十八座小帐于大帐周围放卓，每帐各用有角羊一口，以一人纽羊角，候皇后欲产时，令诸小帐内人等一时用力纽羊角，其声俱发，内外人语不辨，番云此羊代皇后忍痛之声也。仍以契丹翰林院使抹却眼，抱皇后胸，稳婆是燕京高夫人，其皇后用甘草苗代杆草卧之。若生儿时，方产了，戎主着红衣服，于前帐内动番乐，与近上契丹臣僚饮酒，皇后即服调酥杏油半盏。如生女时，戎主着皂衣，动汉乐，与近上汉儿臣僚饮酒，皇后即服黑豆汤调盐三分。其用羊差人牧放，不得宰杀，直至自毙。皇后至第九日却归戎主帐。其余契丹妇人产时，亦望日番拜八拜，候入帐内，以手帕子抹却契丹医人眼，抱妇人胸，卧甘草苗。若生儿时，其夫面涂蓬子胭脂，产母亦服酥调杏（其蓬子八月收，以粗布绞汁，用时以浸布水涂面。番妇人时常亦用作妆饰）。或生女时，面涂炭墨，产母亦服黑豆汤调。番言用此二物涂面时宜男女。贫者不具此仪。

戎主及契丹臣僚每年取祈降雪。戎主太后嚏喷时，但是近位番汉臣僚等并齐道“治兜离”，汉语“万岁”也。契丹如见月蚀，当夜各备酒馔相贺，戎主次日亦有宴会。如日蚀，即尽望日唾之，仍背日坐。戎主及契丹臣僚每闻霹雳声，各相钩中指，只作唤雀声以为禳厌也。

戎主及契丹臣僚等如见旋风时，便合眼，用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，口道“神不克”七声，汉语“馊风”也，以禳厌。

凡兵马应是，汉兵多以“得胜”或“必胜”二字为号，诸番兵以“蕃珂忍”号，汉语“龙虎”二字也。

银牌有三道（上是番书“朕”字），用金镀银成，现在内侍左承宣宋璘处收掌，用黑漆匣盛，每日于戎主前呈封一遍。或有紧急事，宜用此牌带在项上，走马于南北大王处，抽发兵马，余事即不用也。

长牌有七十二道（上是番书“救走马”字），用金镀银成，现在南内司收掌。每遇下五京诸处取索物色，及进南朝野味鹿茸果子，用此牌信，带在腰间左边走马。



木刻子牌约有一十二道（上是番书“鱼”字），左面刻作七刻，取其本国已历之世也；右面刻作一刻，旁是番书“永”字，其字只是用金镀银叶陷成，长一尺二寸。已来每遇往女真达靺国取要物色，抽发兵马，用此牌信，带在腰间左边走马，其二国验认为信。



铁瓜（番呼须睹）以熟铁打作八片虚合成，用柳木作柄，约长三尺，两头铁裹，打数不过七下。



沙袋（番呼那不离）以牛皮夹缝如鞋底，内盛沙半。以来柄以柳木作胎，亦用牛皮裹，长二尺，打数不过五百。



戎主太后寝帐内事不论大小，若传播出外，捉获者其元传播人处死，接声传人决沙袋五百。

契丹盗衣服钱绢诸物等捉获，赃重或累倍估计价。钱每五贯文决沙袋一下；累至一百五十文，决沙袋五百，配役五年；若更有钱时，十贯文打骨镗一下，至骨镗五十以上，更有钱时处死。

四时捺钵，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千里就烁甸住坐，夏捺钵多于永安山住坐，秋捺钵多在靺甸住坐。所谓捺钵者，戎主所至处也。

乘轺录

[宋]路振撰 李珍整理

《乘轺录》一卷，北宋路振（九五七——一〇一四）撰。路振字子发，永州祁阳（今属湖南）人，曾任史职。本书记载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一〇〇八年）作者出使契丹，沿途所经之地的山川河流、郡县城邑、使者主要活动等情况。本书有《指海》、《续谈助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这次整理以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为底本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知制诰路振所作《乘轺录》云：十二月四日，过白沟河，即巨马河也。

五日，自白沟河北行至新城县四十里。新城属涿州，地平无邱陵。

六日，自新城县北行至涿州六十里，地平。十五里过横沟河，三十五里过桑河。涿州城南有亭曰“修睦”。是夕宿于永宁馆，城北有亭曰“望云”。

七日，自涿州北行至良乡县六十里，道微险，有邱陵。出涿州北门，过涿河。河源出太行山，与巨马河合流。五里过胡梁河，十里过潞河，四十里过琉璃河，又云“刘李河”。西见太行山隐隐然。太行东至蓟门，北至虎口，接奚界，凡八百里。山之秀拔者有六屏山，属涿州，山多兰若。国业寺石经院，唐旧寺也。五天梵文，咸刻石于东峰之上（太行山已下事，顺州刺史梁炳言）。

八日，自良乡县北行至幽州六十里，地平无邱陵。十里过百和河，三十里过鹿孤河，五十里过石子桥，六十里过桑根河，河绕幽州城，桑干河讹而曰“根”也。是夕，宿于永和馆。幽州城周二十五里，东南曰水窗门，南曰开阳门，西曰清音门，北曰内城。三门不开，止从宣和门出入。城中凡二十六坊，坊有门楼，有鬻宾、肃慎、庐龙等坊，并唐时旧名。府曰幽都府。

十日，自幽州北行至孙侯馆五十里，地平无邱陵。出北安门十里过高梁河，三十里过孤沟河，三十五里过长城。

十一日，自孙侯馆北行至顺州三十里，地平。二里过温渝河，顺州古城周约七里。

十二日，自顺州东北行至檀州八十里，路险有丘陵。二十五里过白絮河，河源出太行山。七十里道东有寨，栅门崖壁斗绝，此天所以限戎虏也。虏置榷场于虎北口而收地征。

十五日，自虎北馆东北行至新馆六十里，下虎北口山即入奚界。五里有关，虏率十余人守之。涧水西南流至虎北口南，名朝里河。五十里过大山，名摘星岭，高五里，人谓之辞乡岭。

十六日，自新馆行至卧如馆四十里，七里过编厢岭。

十七日，自卧如馆东北行至柳河馆六十里，五里过石子岭，道险。三十里过盩河，四十里过缠斗岭，又行十余里至平州路，六十里过柳河。

十八日，过柳河馆东北行至部落馆八十里，十里过小山，六十里过契丹岭。

十九日，自部落馆东北行至牛山馆五十里，山势平漫。

二十日，自牛山馆东北行至鹿儿馆六十里，地势微险。

二十一日，自鹿儿馆东北行至铁浆馆八十里，山势平远。

二十二日，自铁浆馆东北行至富谷（音浴）馆八十里，山势平远。

二十三日，自富谷馆东北行至通天馆八十里，山口路平。

二十四日，自通天馆东北行至契丹国三十里，山远路平。契丹国外城高丈余，幅员三十里，南曰朱夏门。三里至第二重门城，城南门曰阳德门，城幅员约七里。自阳德一里至内城，门曰阖闾门，东西掖门去阖闾门三百步，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。是夕宿于大同驿，驿在阳德门外。

二十六日，持国信自东掖门入至第三门，名曰武功门。见虏主于武功殿，饮凡三爵而已。

二十七日，自西掖门入至第三门，名曰文化门。见国母于文化殿。

二十八日，复宴武功殿，即虏主生之日也。

正月一日，复宴文化殿。

四日，又宴于文化。

五日，又宴于武功。

七日，宴于南园，园在朱夏门外。

八日，辞国母于文化殿。

九日，辞虜主于武功殿。

虜名其国曰中京，府曰大定，府无属县。中京南至幽州九百二十五里，至雄州白沟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，东至灵河五百里。沿灵河有灵、锦、显、霸四州，地生桑麻。又东至黄龙府一千五百里，为东京。又东至高丽、女贞四千里（自灵河已下，接伴副使李询言。询尝使高丽，经女贞，涉灵河，凡五十程）。东北至辽海二千里，辽海，即辽东也，乐浪、玄菟之地，皆隶焉（辽海已下事，馆伴使刘经言）。北至上

国一千里，即林胡旧地，本名林荒，虜更其名曰“林潢府”。国之南有潢水故也。西至炭山七里，山北有凉殿。西北至刑头五百里，虜小暑即往凉殿，大热即往刑头（亦刘经言）。东北百余里有鸭池，鹭之所聚。西南至山后八军八百余里。虜之兵欲南牧，皆集于幽州。兵入幽州有四路，一曰榆关路，二曰嵩亭路，三曰虎北口路，四曰石门关路。榆关在薊州北百余里，嵩亭关在幽州东一百六十里，虎北口在幽州北三百里，石门关在幽州西一百八十里。虎北口东三十余里又有奚关（榆关路，涿州刺史李质言。嵩亭、石门、奚关路，幽州容司牛管言）。自白沟至契丹国，凡二十驿。近岁以来，中路又添顿馆，奚民守馆者皆给土田，俾营养焉。国信所至，则蕃官具茗，汉官排顿，置大阍执栝案，舍利劝酒食。

使辽语录

[宋] 陈 襄撰 罗炳良整理

《使辽语录》一卷，宋陈襄撰。陈襄字述古，福建路侯官人，北宋政治家和学者。宋英宗治平四年（一〇六七）正月，神宗即位，遣使告于辽朝。陈襄奉命使辽，归国后记其见闻成书。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陈襄等人与辽朝接伴、馆伴使臣就双方见面礼仪反复争执的语言，是研究宋辽关系的第一手材料。他们谈话中所反映出的信息，对了解宋辽两朝用人行政等重大政治问题亦有裨益，有些尚可补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记载之不足。南宋孝宗乾道元年（一一六五），陈襄族中后裔陈辉把《使辽语录》刊刻传世。宁宗庆元三年（一一九七），族人陈晔又将其附入陈襄《古灵集》刊刻。然而现在流传下来的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古灵集》中却不见《使辽语录》，所据殆非宋刻本。所幸的是《古灵集》宋刻本传入日本，被收入《静嘉堂文库》。金毓黻从日本展转抄回《使辽语录》，刊入《辽海丛书》。这次整理即以《辽海丛书》本为底本。

臣襄等昨奉敕，差充皇帝登宝位，北朝皇太后、皇帝国信使、副，于五月十日到雄州白沟驿。

十一日，接伴使、副泰州观察使萧好古、太常少卿杨规中差人传语，送到主名、国讳、官位，及请相见。臣等即时过白沟桥北，与接伴使、副立马相对。接伴副使问南朝皇帝圣体万福！臣等亦依例问其君及其母安否？相揖，至于北亭。规中以其君命赐筵，酒十三盏。问臣等年几？各答以实。臣等复问接伴使、副年几？好古称年四十三岁，规中称年三十三岁。规中问臣愈兄弟凡几？答以十人。臣坦问受礼何处？规中言在神恩泊，此去有三十一程，已差下馆伴副、太常少卿杨益诚，大使即未闻。规中问臣坦：“南朝两府大臣别无除改？”臣坦答：“参政欧阳侍郎以眼疾，恳请出镇亳州；枢密副使吴奎侍郎，除参知政事。”又问：“文相公、曾相公及枢密副使有无移动？”答云：“并如旧。”又问：“冯馆使甚处相逢？”臣愈答曰：“雄州相见，送三司人茶、绢、银碟子等。”（已后赐筵及逐州迎接，依例皆有茶彩等送，祇应人更不入《录》）

行次，有易州容城县尉董师义，涿州新城县尉赵琪，归义县尉王本立，道旁参候。至新城县驿，有入内左承制宋仲容来问劳。臣等依例，即时具公裳，排备茶酒、土物，出厅伺候，过来传语。次接伴使、副差人送到坐位图子，欲依南朝遗留番使、副史炤等坐位，要移臣襄坐放西北宾位。臣等寻据随行通引官、

旧曾入国人程文秀供录结罪状，称近于去年十月内，曾随生辰番使邵谏议、傅谏议等入国，沿路置酒管待使臣，并是邵谏议主席，与今来接伴使、副所送到图子坐位不同。臣等亦令通引官程文秀依生辰番使坐次，画到坐位图子，差入传语。接伴使、副合依当所供去图子，依生辰番使邵谏议等近例坐次施行。左番大使合坐于东南，与使臣当头坐位相对，以伸主礼。接伴使合坐于西南，与右番大使相对，亦自不失主位，各无相压。往还计会十余次，接伴使、副不肯过位。臣等再差人传语，接伴使、副称使臣衔命事大，茶酒事末，且请先来传语，然后商议坐位。不宜以末事，久留使命，深属不便。接伴使、副却称，南朝生辰番使邵谏议坐位，不依得积年久例。臣等答云：“昨来邵谏议等管待使臣，自是接伴使韩阁使、馆伴使刘侍郎安排坐位，非是当所创生仪式。若非久例，因何韩阁使等前番并不理会？”接伴使、副却差人传语，为使臣不饮，辞免茶酒。臣等方受问劳，授仲容谢表，送与土物（已后差来使臣，并依例授表，送与土物，更不入《录》）。

十二日到涿州，知州、太师萧知善及通判、吏部郎中邓愿郊迎，并饮于南门之亭，酒十一盏（已后逐州送迎，并饮于门外之，更不入《录》）。

十三日，知善等出饯，酒五盏。规中问臣咸融：“富相公今在何处？”答以见判河阳三城。又问臣等：“张升相公？”答以昨判忠武军，近已致仕。

将次良乡县，本县尉南应、范阳县尉梁克用，道旁参候。臣等送接伴使、副私覷物（已后七次，依例送接伴使土物，并有回答，更不入《录》）。

十四日，行次遇雨。规中言：“北界春夏已来，久愆雨泽。国信使、副至新城及涿州，俱得甘雨。今日到燕京，若更沾足，煞是好也。”又问臣咸融：“南朝曾得雨否？”答以自春及夏，屡得雨泽。过河滩，臣坦问好古：“此是桑干河否？”答云：“然。”

燕京副留守、中书舍人韩近郊迎，置酒九盏。臣襄为治平元年曾于陈桥接伴，赐近等御筵。近先问臣襄：“昨者持礼到陈桥，蒙谏议迎接，多幸复在此相见。”臣襄答云：“奉别已三年矣。”臣襄问：“同番大使萧禧观察，今在何处？”近云：“见持礼宿永年馆。”臣等送接伴使、副下都总管土物（已后共五次，依次送土物，并有回答，更不入《录》）。燕京留守耶律仁先送臣等酒食。

十五日，臣等送留守私覷物（中京留守依此，更不入《录》）。有西头供奉官韩资道赐臣等酒果，东头供奉官郑嗣宗赐筵，三司使、礼部尚书刘云伴宴，酒十三盏。云劳臣等云：“盛夏道远，冲涉不易。”再三劝臣等饮酒，称两朝通好多年，国信使、副与接伴使、副相见，如同一家。臣襄答云：“所谓南北一家，自古两朝欢好，未有如此。”云答言：“既然如此，今日敢请国信使、副尽酒。”臣襄答云：“深荷厚意，但恨饮酒不多。”云又问：“吕侍郎、胡侍郎莫只在朝否？”臣襄并答以实。又言：“云奉使南朝，是吕侍郎馆伴。”又称本家有十二人，曾奉使南朝。今者又差伴筵。缘契如此，各请饮尽甚好。臣等并随量饮，以答其意。臣等送云及私覷物（已后涿州并依例送赐筵、副留守等私覷物，更不入《录》）。

十六日，近出饯酒五盏，宿望京馆。臣襄、臣咸融等依例回厨，请接伴使、副过位，及犒三节从人酒十三盏。规中云：“今日甚热。接伴观察住龙化州，不识此热也。”

十七日，到顺州。有怀柔县尉刘九思，道旁参候；知州、太傅杨规正郊迎，置酒七盏。规正即宰相哲之长子，规中之兄。问臣等道途歧履不易。臣襄答以多幸得少卿接伴，又此披见太傅。

十八日，规正出盏酒五盏。

过白絮河，到檀州。有密云县尉李易简，道旁参候；知州、常侍吕士林迎郊，置酒七盏。宿密云馆，有入内供奉官秦正赐臣等汤、药各一银合子。臣等排备伺候，过来传谕。次接伴使、副准前，要欲依南朝遗留番使、副坐位。臣等执定依生辰番使邵谏议等近例，坐次不敢移易，前后计会十余次。却有公文称，是臣等久滞使命。寻具公文回答，称自新城至此，两次差到使臣，尽被贵所滞留，直至夜深不令过位，非是当所住滞。黎明，接伴使、副方引正来赐臣等汤、药，不赴茶、酒。臣等将授表，次正辄引避，被臣等再三传语，欲就接伴使、副致表，方肯收接。

十九日，士林出饯，酒五盏，宿金沟驿。臣坦、臣愈等依例回厨，请接伴使、副过位，及犒三节人，如望京馆。规中问臣坦：“荔支生何处？”答：“生南方极热之地。”又问臣愈：“父曾任甚官？”答以终于马军副都指挥使。又问：“曾伴射否？”答以累次伴射。

二十日，至古北口馆。

二十一日，至新馆。过望云岭，接伴使、副与臣等互置酒三盏。

二十二日，至卧如馆。接伴使、副送臣等鹿一只，酒四瓶。臣等依例回答（已后每有送物，并量事回答，更不入《录》）。

二十三日，过摘星岭。臣襄问：“此松结实否？”规中言：“惟东楼接女真、高丽者有之。”宿柳河馆。

二十四日，登摸斗岭。接伴使、副与臣等互置酒如前。宿打造馆。

二十五日，过会仙石。接伴使、副请会食，酒七盏。规中问臣愈：“刘怗太保今在何处？”答以见在阙下。宿牛山馆。

二十六日，登松子岭。接伴使、副与臣等互置汤、茶，宿鹿夹馆。

二十七日，至铁浆馆。

二十八日，至富谷馆。中京留守、相公韩回遣人送臣等酒果，接伴使、副送臣等麝脐各一，及松花等。

二十九日，至长兴馆。

六月一日，至中京。副留守、大卿牛玆郊迎，置酒九盏。玆问：“途中可煞炎暑？”臣襄答以自过北沟，入古北口，一路得雨，稍凉。玆言：“本京久旱，夜来得雨。盖因国信使、副所感也。”规中亦言：“可谓随轩。”宿大同馆。

二日，有左承制韩君祐赐臣等酒果，东头供奉官郑全翼赐筵，度支使、户部侍郎赵微伴宴，酒十一盏。微问臣襄：“蔡内翰今在何处？”答以丁母忧。又云：“微奉使南朝，是蔡内翰馆伴。”兼言往年欧阳修侍郎来贺登位，是微接伴。

三日，玆出饯，酒五盏，宿临都馆。

四日，至锅窑馆。接伴使、副为初伏日，请聚食，酒七盏。规中问臣等自入山路至北，煞远不易。臣坦答以若直路下来时莫近。臣襄言：“比之向南州军，此来为远。若据帐前至汴京，莫只只汴京到杭州远。”又问：“杭州属甚处？”臣襄答以属两浙路。又问臣襄住处？答云：“福州，属福建路，去汴京四千里。”又问：“福建以外更有甚路？”臣襄答以更有广南东、西二路，去京师万里。接伴使、副送臣等水晶棋子各一副、苾蓉、郁李仁等。

五日，至松山馆。

六日，至崇信毡馆。

七日，至广宁馆。道过小城之西，居民仅二百家。好古云：“此丰州也。”

又经沙陀六十里，宿会星馆。

九日，至咸熙毡馆（已后并是毡馆，并不入《录》）。

十日，过黄河。好古云：“黄河上源，出于龙化州界。”将至黑崖馆，臣坦问：“此去上京几何？”指东北曰：“三百里。”又自黄河之南，去只数十里。

十一日，自黑崖馆至三山馆。接伴使、副请聚食，酒七盏。规中问臣咸融：“向传范防御（音同高宗庙讳）当甚处？”答以见判三班院。

十二日，至赤崖馆。行次遇遗留礼信使、副史炤、周孟阳、李评、李琦，暨送伴使、副耶律世达、梁援于中路馆。臣等与遗留使、副回复，各置酒三盏。接伴、送伴使、副却请臣炤臣襄等四番使、副一处会饮，酒巡亦如前柏石馆。

十四日，至中路馆。接伴使、副展辞状，与臣等相别。却有馆伴使、副太傅耶律弼，太常少卿杨益诚来迎，与臣等相见。有左班殿直、阁门祗候李思问赐臣等酒果，左承制刘达赐筵，酒十一盏。益诚问臣坦、臣咸融、臣愈乡贯，并答以京师人。至顿城馆，有左承制、阁门祗候祈纯古来问劳。臣等排备伺候，过来传谕。次馆伴使、副依前送到坐位图子，欲依南朝遗留番使例坐次。臣等却送与生辰番使邵谏议等坐位图子，请依此近例坐次，往还计会亦十余次。馆伴使、副差人传语云：“若不依南朝遗留番使例坐位，使臣要回阙下。”臣等答以茶酒事未，不宜为此以反使命，请馆伴使、副裁度。当所伺候多时，早请过位。馆伴使、副却回，传语云：“使已回去也。”

十五日黎明，馆伴使、副与臣等自顿城馆二十里，诣帐前，引至客省，与大将军、客省使耶律仪、赵平相见，置酒三盏。益诚言：“昨日以坐位未定，已白两府。云未欲奏知，且令益诚再来商量。若不依此坐位，恐闻南朝。臣襄答以生辰番使近例，不敢更改。如闻南朝，有邵、傅二谏议在相次，阁门舍人更不阅仪。便引臣等两番使、副入见。臣襄致国书于其母，面传圣辞，置酒三盏。又诣其君帐前。臣坦致国书于其君，传圣辞如前。并问南朝皇帝圣躬万福，臣等恭答之。置酒五盏，仍赐臣等衣带，及三节人有差。

十六日，有东头供奉官李崇赐臣等生饩，亦以坐位不便，不肯过位。

十七日，赴曲宴，酒九盏。馆伴使、副差人赍诏，赐臣等生饩，及三节人有差。臣等依例恭受致表。

十八日，有右班殿直、阁门祗候韩贻训赐臣等酒果，左班殿直、阁门祗候马初赐筵，太尉夷离毕萧素伴宴，酒十三盏。素问张揆，臣坦答以见任群牧使。益诚问刘永年，臣咸融答以见任岱州。

十九日，有西头供奉官韩宗来赐臣等筵食，并酒，亦不过位。馆伴使、副差人赍诏，赐臣等生饩，及三节人有差。臣等恭受，致表馆伴使、副，请聚

食，酒八盏。

二十日，有供奉官、阁门祗候耿可观赐臣等酒果，韩宗赐射弓箭，枢密副使、太师耶律恪伴宴，酒十三盏。恪问臣等：“韩相公、富相公莫只在朝否？”并答以实。赐臣等弓马、衣币，及三节人有差。

二十一日，入至客省帐前，置酒三盏。臣襄与益诚言：“大行皇帝发引在近，望与建白。若回程剩蹉数驿，尚可辞得灵驾，此臣子之心也。”益诚然之。遂辞其母及其君，逐帐置酒如初，授臣等信书，赐衣各三对，及弓马、衣币，各三节人有差。是夕，馆伴使、副置酒三盏，与臣等解换。益诚言：“两朝欢好，信使每至此会，最为惜别，各请饮尽。”臣等并多谢之。又言，其君七月上旬渐往秋山打围，九月下旬至燕京住，各受礼。南朝生辰、正旦使来，绝近便也。

二十二日，发顿城馆。至腰馆，有右承制鲁蒲赐臣等酒果，左承制韩君卿赐筵，翰林学士、给事中王观伴宴，酒九盏。馆伴使、副弼、益诚，送伴使、副好古、规中与焉。观言其君好儒释二典，亦尝见仁宗皇帝《三宝赞》，钦叹久之。臣襄言：“仁宗皇帝深于理性，尝有御颂，赐僧大觉禅师怀琏，殊臻妙理。琏亦廉和，未能过之。”宿柏石馆。

二十三日，至赤崖馆。送伴使、副送臣等颗盐各一盆。

二十四日，至三山馆。送伴使、副请聚食，酒五盏。

二十五日，至黑崖馆。

二十六日，至咸熙馆。

二十七日，蹉会星馆至广宁馆。规中问臣咸融，五台去京师远近？答以三十余程。规中言：“与本界云州相对，不及二百里。”云州即西京也。

二十八日，至崇信馆。送伴使、副送臣等鹿脯各十五条。

二十九日，至松山馆。

三十日，蹉锅窑馆至临都馆。

七月一日，至中京大定府。少尹、大监李庸郊迎，置酒九盏，宿大同馆。

二日，送伴使、副请臣等同游镇国寺，次至大庆寺烧香、素食，依例送僧茶彩。有东头供奉官、阁门祗候王崇彝就馆，赐臣等筵；左承制、阁门祗候王绥赐酒果；度支使、左承李翰伴宴，酒十一盏。翰问臣等首厅相公是谁？臣襄答云：“韩侍中。”又历问两府大臣及翰林学士是何人？臣襄并答以实。

三日，庸出饩，酒五盏。蹉长兴馆至富谷馆。送伴使、副送臣等麋角、松实。

四日，至铁浆馆。

五日，行次，规中言：“近祭奠大使回来，传说南朝河北路秋稼煞好。”宿鹿峡馆。

六日，至牛山馆。

七日，过聚仙石。送伴使、副请会食，酒七盏。宿打造馆。